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九

吏一

總論　論選舉遷秩疏　上漢明帝　補　韋彪

論職官多濫疏　上唐武后　補　韋嗣立

省官議　上德宗　杜佑

奏量移官狀　上德宗　陸贄

又進量移官狀　上德宗　陸贄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上宋仁宗　司馬光

乞戒勑臣僚不和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館閣取士上英宗　歐陽脩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上神宗　呂公着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上神宗　呂公着
論職事官帶職上哲宗　朱光庭
官法中論設官上孝宗　葉適
官法下論任子上孝宗　葉適
內職
請建三公官上漢成帝　何武
復置御史大夫奏上哀帝　朱博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上仁宗　司馬光

乞侍從與聞邊事 上仁宗 余靖

置史官奏 上漢獻帝 補 荀悅

論時政記等狀 上唐武宗 李德裕

論起居注 上武宗 李德裕

論脩史體例 上武宗 李德裕

論修日曆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別行刪脩紹聖神宗實錄 上徽宗 陳瓘

請復還史館 上徽宗 石公弼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上漢光武　補　范升

乞立左傳博士疏　上光武　陳元

請置詩學博士書

上唐憲宗　補　李行脩

諫官補郡疏　上漢宣帝　補　蕭望之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上唐武后　補　李嶠

論諫職表　上憲宗　補　元稹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上武宗　李德裕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隨
上宋眞宗
上論諫官三說 上仁宗 蔡襄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舉諫官劄子 上神宗 司馬光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上神宗 王安石
論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上神宗 彭汝礪

論屢罷言事官 上哲宗 劉安世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上哲宗 蘇轍
請乞重惜憲臺之權 上徽宗 陳堯臣

外職

復刺史奏 上漢成帝 補 朱博
守長數易疏 上順帝 左雄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上唐玄宗 補 張九齡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上德宗 陸贄
論重內輕外 上宋真宗 張知白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上仁宗　范仲淹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上仁宗　歐陽脩

請置諸路按察使　上仁宗　歐陽脩

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上仁宗　歐陽脩

再論按察官吏狀　上仁宗　歐陽脩

乞罷提舉官　上哲宗　司馬光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吴與朱國禎校定

吏一

論選舉遷秩疏

漢章帝時大鴻臚韋彪上　　韋彪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者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

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論職官多濫疏　　韋嗣立

唐武后長安中兵部尚書韋嗣立上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

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卽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于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

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省官議　　杜佑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兵興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

治衆庶故古者討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判

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
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
者先正名神能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
員則罷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
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
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
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
二出賦者巳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
下尚有跛躄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
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

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
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
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
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
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
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
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
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閒授受已多
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囘作階級隨時立制遇

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

奏量移官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廻翔於刑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日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移近

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内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擬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巳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㢾增誘掖之途

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洽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

矣切料寵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産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洫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勑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郄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

望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將俗之謂之橫移馴致忌嫌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讒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悛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序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宄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兹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所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宜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
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
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
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從家之勞是增
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
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
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
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僻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

希聖聰更賜裁審其移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
伏聽進止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司馬光

宗仁宗嘉祐六年光初爲諫官上殿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切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王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勑臣僚不和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內困賊盜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
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
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
途餙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
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
於聖朝得失邦家安危孰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
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
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兹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
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
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宋英宗治平間上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巳擢用之巳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

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備宰輔之後然平日議論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過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文進止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若乏人臣竊以為人之難

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爲之君亦不借賢於異代况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缺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冗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陸贄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

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俊乂咸事天工不曠矣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蠹政

而害民故著令年應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爲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巳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

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
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
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
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而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
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
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切以今日所議
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者則其祿故
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令之去而受祿者乃向
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
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瘝官之弊伏惟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論職事官帶職　宋哲宗時上　朱光庭等

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内尚書侯二年加至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于前惟陛下垂聽幸甚

說者曰立爲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爲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

下光寵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遷善迺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尚書自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制待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

待郎之上其爲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爲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爲降官與直學士則爲亂法舊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共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遷待制者今爲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令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爲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爲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

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又旣爲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爲職事其於侍從最爲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才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爲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亦混淆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爲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爲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躐階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爲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爲寵官制以後以階爲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爲重

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爲榮爲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苟得自矜而高材同受爲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則備職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爲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爲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謡以玩陛下名

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頒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官法中論設官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澆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

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衆務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倦所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爲聽其廢壞鈌絕而不知爲脩補之政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疎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期會爲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遽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以有人民國家教法殺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百官蓋特設其大者耳

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貳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皐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爲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二者既相直矣而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乃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

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爲三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大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今世然令長倍多而二者嗇夫游徼鄉亭有吏皆食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爲患蓋其始於魏

晉而蔓延於唐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濫授隨時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缺而不補也則一人之除吏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去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少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爲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

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擾擾曹掾皆忠廉脩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爲公輔者今吏胥轉之矣流品既分趨舍異塗是以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猥多爭先於此而不去乃其勢也又何惟乎且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遏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濶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决然改爲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臣見今世號左右司郎爲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今吏秩之輕者爾左右司郎至尊貴長史司直不能逮乃以掾擬之緣名失實何其甚歟前人習之前世稱謂

敵亦有以今之尚書郎爲昔之郎者夫吏外刺史郡守乃得人爲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漢世郎吏爲比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畀館陶公主子者近今王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隔絕太半自爲武臣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論任子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夫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久必

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之所謂剛毅無私能爲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爲賢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爲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爲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爲愚而失之者必以爲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爲天下患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紛四出坐視而不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爲出於此者乎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

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望失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歟則力弗稱而無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世棄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役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之弗任者雖饑且死不敢食矣噫彼而皆任歟吾雖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爲羞而吾以吝食爲媿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

駭然庸人當之彼何所不顧而聖人亦不較也爲之立其等秩程其功能從而告曰至於是者取而去之使盡至是則雖盡與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則逡巡而退郤耳吾未嘗與一而棄一也柰何操利天下之柄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譽之所加人誰不趨怨之所集人誰不避而雖人人避譽而任怨其於天下之治亂何益不然抑於此者必縱於彼既以縱於彼將復抑於此然則是將與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爲治也夫以能抑天下爲善治者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

昔時重任子上弟多學自重今任子得爲大郡與矣

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當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能使任者有增其年者有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皆之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恩之得一說其華之得一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

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縱者繼之矣夫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喪其喜樂閒暇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操筆書紙爲腐熟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者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當得雖上亦以爲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巳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不當得也上之求人豈有尚

哉誠以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
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譏其
出任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
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不然限之以塗抑之
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名有抑
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
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與之
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
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上無立法更制之
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為凡今之

政若薦舉若取士若用人動疑礙以抑天下使之拂
鬱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長久之
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爲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出
於抑者皆過矣

論建三公官　　何武

漢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至是武乃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
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漢哀帝時朱博為大司空上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

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脩

宋仁宗至和二年脩爲翰林學士上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

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
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
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家計者宜於此
時剏立經制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
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
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
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
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上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

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時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侍從與聞邊事　余靖

宋仁宗時上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

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置史官奏　　荀悅

漢獻帝建安間上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帝善之

論時政記等狀　　李德裕

唐武宗時上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跡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論起居注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

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
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
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
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
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
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
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論脩史體例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
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

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論脩日曆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

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
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
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
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秖據此銓次繫以日月
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
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
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
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
務追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
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秖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

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
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
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
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
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
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
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
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
錄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
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

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遅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陳瓘

宋徽宗時上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

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

於伊尹不過如此安后啓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后日錄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爲名而專詔人臣之美乎伏惟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棄斥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改而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請復還史館　宋徽宗時上　石公弼

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勳績治效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錄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

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姦謀邪計杜塞不開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璹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為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聖相繼

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修時政記即未免有昔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曆意在褒貶具員苟免以編制勅類除免敘年月爲纂述聖王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言事留中者未嘗宣諭焚藁者往往無傳神機天筭奇謀碩畫内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刑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必耳目不接眞僞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茲緣飾朋黨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旨意虚美溢惡不可

勝聽遂使高文直筆是非猶豫褒貶自疑忠臣義士視既往之迹晻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爲是非施於有政也則爲刑爲賞列之國史也則爲褒爲貶必著明萬世既有以旌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錄於已死如此爲善者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若止以編制勑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一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

說雜然並興瀰漫流衍不可勝數率皆耳剽。傳轉相紀述文辭侈靡誑亂事實猥發宮闈之私傳致難知之事采獲奇怪雜以詼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不信古者禮失求之於野孔丘學官名於郯子皆以事久難明苟可考焉必爲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綴文之事頗爲傳記有所論列臣愚以爲不復其本則其原未可卒禁

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得以悉意記錄善惡必書至纖至悉無所或遺凡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行或否並望即時宣示史官刪叙潤色書之細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聽之聰羣臣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倘或史官因循廢職著譔不時則必明加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廊廟規圖纖微必著後世有所考法焉臣又以爲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

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
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
臣皆持槖簪筆入侍左右益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
兩漢遺史所以爲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
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
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
門人故吏之所爲非太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
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
繼纂其事唐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

隨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錄後時久而訛謬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允以為十羊九牧書成進本朱子奢以為開後世史官之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一分倘合聖意即乞詔公卿議定其例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范升

漢光武時博士代郡范升上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

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久矣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秦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漢光武時廣信陳元上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埶謬雜眞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截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傅士後王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思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上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唐憲宗元和三年鄉貢進士李行修獻書

復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飾頹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

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於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及變化於禮義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於其時删正者宜以斷治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於下吾君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

羣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經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克洎秦姍笑三代焚[illegible]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輒於相語喑啞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

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耎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灾異屢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巳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怏其胸襟嘆唶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慍者多牆投而郤也自

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爲
緣飾覊靮道無所弁駁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反伏
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宜儒風昌言與日月横驚以辭
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
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
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
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
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義之
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辭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
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刋正甚

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聽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堇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諫官補郡疏　蕭望之

漢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廷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内臣與參政事諸侯剛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請每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唐武后時爲鳳閣舍人李嶠上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

東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勑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

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

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以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論諫職表　　元稹

唐憲宗元和間上

臣聞先王之制諫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討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illegible]

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
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
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
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
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
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
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
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
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
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

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論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竭愚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議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比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

從固不當假以名器並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稽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疏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詔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守此志軀之至謹詣上東閤門奉表以
聞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中宰相李德裕上

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隨

宋真宗時上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敕中書門下朕大庇蒸民隆興至治彌綸闕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爭之臣本期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遵直指而繩愆既列清班宜傾亮節倘緘默而自肆諒考績而曷觀況朕躬覽萬機親批封奏詳言百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伸誕告仍加優異

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
雜推直外置侍御史巳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
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
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寃濫未
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
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
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其
諫官仍於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內事量置什器並令
兩省輪差守闕三數人祗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
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公言罔

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為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右天禧元年詔書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王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責訐

直逆耳之説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從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於再三未獲讜直遂下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　劉燁）御史二人（劉平　章頻）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太后臨朝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道輔）御史二人（曹修古　王碩）其間道輔頻燁已在清途修古稱職亦爲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

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事靡漏
言此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
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
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其事等舉朝官員誦
其言語羣邪側目憎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
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
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
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
唐祚顛覆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
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

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誡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祕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周廣聰明天下幸甚謹疏先帝詔書頭連進納以聞

上論諫官三說　宋仁宗時上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
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
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
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荀修等
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竭輔
政獻明謨擿囬邪擊權幸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
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
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聽不可不察臣
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
須直切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

所陳施則土木之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亦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必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進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

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嘿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隱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之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

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宋仁宗時上　歐陽修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效之際奬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誚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輙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各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

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拙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

爲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宋仁宗朝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棠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載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諫猷啟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禆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已來擢用諫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
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

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
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
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
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
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
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
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
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
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
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頼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

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陷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有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爲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所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搖動大臣可明矣臣故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爲郡不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官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論舉諫官劄子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皇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臺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王安石

宋神宗時上

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對揚言於朝以廸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遭逢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

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奸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也然鄂千秋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

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徧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彭汝礪

宋神宗時上

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折事初十日准中書省劄子奏聖旨具折上言俞充事迹得於何人開奏者臣

不肖不足對揚陛下之命承詔震恐惶然失次臣伏念天下之才有正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嚴密無由自察之也於是有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爲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爲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復投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爲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爲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

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暗而彌縫其空缺臣之罪莫甚焉臣寧自刻責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如陛下知之為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下所予願并納以易罪若猶未也願益察之豫臣論列非一狀御史中丞鄧潤甫裏行黃廉亦各有疏乞詢於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爲誣善爲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

論屢罷言事官　宋哲宗時上　劉安世

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譾薄媿無以稱輒具辭

免不棠僉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三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葢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直指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日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

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亦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

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若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懼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為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

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臣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轍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聽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蒙進職雖人臣迫於朝旨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

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偷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爲隱忍苟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

乞重惜憲臺之權　宋徽宗時上　陳堯臣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

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而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爲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與知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蔑視

憲之官不趐奴僕之役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爲仇怨然慮其攻巳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閉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令事則必中害以他非不謂在昔與我爲仇則曰於今與誰爲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爲辭或以疎隔其恩威爲語情切直者爲沽名謂納忠者爲訕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纔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爲戒忠義風采消萎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者官吏猥冗財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

以懸弛而憲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下獨奮離明斷以乾健威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惜之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恐脅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厲衆必爲之寒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溥有所

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爲結舌箝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欺蔽君上紀綱既紊何所不爲且姦人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鈇鉞而何及故治國家者平時宜有直言頂豸之士則久後庶無姦謀指鹿之臣陛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回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陞蠧國害民之事或遏而復熾欺公罔

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源有在於強援與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爲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享其富貴安樂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耶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己無愆則於人言何恤安用預設隄防苟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偏奚事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爲萬世之來規重惜臺憲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緩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庶

非至省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所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幸甚

復刺史奏　朱博

漢武帝時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翟方進共奏罷刺史置州牧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上奏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

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巳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守長數易疏　　左雄

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矦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褎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
并秦阬儒泯典刬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
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上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鉄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
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從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張九齡

唐玄宗開元間上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七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辭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

幸甚幸甚臣伏見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
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
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
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
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
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
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
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
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
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

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義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蒼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遣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

出宰百里莫不逓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扶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于郎之閒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

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

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槍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

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責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者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枝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士擇人初無此慮故使賢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以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慮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

縣之般最一則州縣憤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因其吏部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諉於外臺不至誼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昭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非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

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頹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來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聽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

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弗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𠦑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弗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疏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准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予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匪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

爲愛利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便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壅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名而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棄瑕

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甄
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
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
必懲而才不遺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
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
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
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
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厲行聚學莅官非
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
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

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

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
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
志所謂千年一聖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
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
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
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
才無異但在明察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
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

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内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　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

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耆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賢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入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令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毎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陻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

代設有如條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故
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
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
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
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
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
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
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
外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餘除授類多狥
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猜嫌始

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閒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

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
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
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内外羣官多淹合
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
勞何用數改是使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
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
官積小成高至於内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
已長年孜孜慎循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
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厲之

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

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狥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

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厥官亟瀆宸扆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銜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重內輕外

宋眞宗朝上　張知白

臣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百工允釐百揆時敘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爲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

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順考古道增崇慶基陛下聽政之初愛民在念煥彼宸範垂爲政經授之守臣俾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盛而稱首於百王矣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此遺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庶僚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州郡方切擇人苟有缺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唐年非遥故事仍在倘以爲允

乞舉而行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范仲淹

宋仁宗時上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

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夫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召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舉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募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

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㡠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餙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餙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餙見事相背郤言席平爲才卽餙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餙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餙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生事而

當然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
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
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
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
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
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
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
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
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
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

威誰肯信服飾亦憨見其下令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憨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請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修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抹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

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爲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乞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歐陽修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令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使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饑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以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令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國臣前來起請事件

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今爲
令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
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
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
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天下
之利也不徒畧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
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
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糺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君非遭逢聖王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秖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

職臣亦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
生民瘝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
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
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改更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
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
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
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
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
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
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耔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

察乃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嘗令糺
舉令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
時而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
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
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
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
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
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
不爲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爲然
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

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别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囬改或

執奏吏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
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
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
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
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
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
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
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
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
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

殘亦須歛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恵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無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功者也

乞罷提舉官　司馬光

宋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

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司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司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官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胃轉運副使判官等員

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

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固其源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

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撥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候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名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

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巡歷及管勾不便卽乞只依舊
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切要大事朝
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
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
得隔州差遣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
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
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
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
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獮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
試職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强弱立賞錢數

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其
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
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
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
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取進止